

绿牡丹

一
函
六
册

新
解
平
齋

PDG

綉像綠牡丹全傳

第十一回

洪勳扶棍回維揚

却說駱宏勳背縛跪于任正于房門口駱太太請任正于處治正
手被駱太太題醒將昨晚之事觸起一二分來亦記得不十分
明白一見宏勳跪在塵埃低首請罪虎目中不覺流下淚來連忙
扶起說道我與你數年相交同骨肉從無相犯昨晚雖愚兒粗
魯于酒後亦世弟之所作輕薄彼此感當知戒以後再不許題今
日之事切勿掛懷駱宏勳答冤忍屈道多謝世兄海量弟知罪矣
駱太太亦過來相謝任正于還禮不迭分付了環煖酒款待師母
太太道天方二古正當安睡非飲酒之時且老身年邁之人亦無
精神再飲任正于不敢相強親送太太回房安歇又到宏勳房中

坐談片時方才告別回房安睡賀氏接着道此事輕輕放過只是太便宜了這個禽獸任正干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他既是縛跪門已知理虧蒙師授業之恩分毫未報一旦與世弟較量他人則道我無情不過使他知道叫他自己悔罷了又道明日茶飯仍照常供給不許畧缺說了一会各自安睡第二日清晨任正干梳洗已畢着人去請駱宏動來吃點心好預備王賀來此會飲且說駱宏動自從夜間跪門回房之後雖然安歇因負屈含冤一腔悶氣那里睡得着翻來伏去心中自恃道今日之事雖然寬寬乃世兄感父授業之恩不肯諍日較量而心中未免有些疑惑我豈可還在此居住天明稟知母親搬挈回南但知是明日又該世兄擺宴王賀來此會飲必邀我同席我豈肯與禽獸爲伍又不好當面推托如

何是好又想道我昨日已有傷酒之說明日只是不起推病更重
暗叫余干將人夫騎馬催妾急速回南可也左思右想不覺日已
東升猛听任府家人前來說道家爺在書房相請駱大爺同吃點
心並議迎接王太爺賀田爺會飲之事駱宏動道煩你稟伏你家
爺說我傷酒之病比前更重几分尚未起來實不能遵命叫你家
爺自倍罷家人聞命回至書房將駱大爺之言回伏任正于任正
于還當駱宏動因昨日做了非禮之事愧于見人假病不起也就
不來強于是差人赴王府邀請又分付家中預備酒席不多一時
王賀二人任正于迎進客所分賓獻茶王倫問道駱賢弟還不出
來任正于道今早已着人邀請伊說害酒之病更甚于昨日尚未
起來不能會飲他既推托愚兒就不便再邀了王倫聞正于之言

有三分疎慢口声知賀氏已行計了賀世賴怕人見疑今日也不
往後邊会妹子去只在前邊倍王倫不言任王賀三人談飲且說
駱宏勳起得身來梳洗了走進太太房中母子啗議回南之計太
太道須先通知你世兄然後再僱人夫方妥不然先僱人夫臨行
時你世兄必要款留那時再退人夫豈不枉費一番錢鈔宏勳道
母親不是這樣說先若通知世兄他必不肯讓我去據孩兒之
見暗地余干將人夫轎馬辦妥諸事收什齊備俟世兄赴王家会
飲之日不辭而行省得世兄預知又有許多纏擾既世兄他日責
備不辭而行省得世兄先知不辭之罪亦云大過且我們不辭而
去世兄必疑我怪我或細想前日之事並想孩兒素日之爲人道
孩兒負屈亦未見得若念上于此其事不能分其皂白孩兒之冤

終不能明我清白受此亂倫不美之名乎太太聞子之言道聲得
遂命余謙卽時將人夫轎馬辦的停妥擇于三月廿八日搬柩回
南母子商議之時乃廿五日計算還有三日光景駱宏勳逢王倫
家飲酒之日推病不去逢任家設席之時推病重不起任正于因
他輕薄也就不十分敬重賀氏恨不得一時打發他母子主僕離
門雖是任正于分付茶飯不許怠慢早一頓遲一頓不準其時駱
太太母子含忍住了三日已到廿八日了早飯時節任正于已往
王家去了余于遂將人夫馬匹喚齊駱太太同宏勳前來告別賀
氏賀氏道師母並叔叔卽欲回南卽此誑速也須拙夫回來親送
一送何速乃尔駱太大道本該侯賢契回府面謝方不虧禮但恐
賢契知老身起行又不肯放走先夫也該回家安葬犬子亦要赴

浙完姻一事當做勢不容已故不通知賢妾賢契回府拜煩轉致容後面謝罷賀氏恨不得他一時出門豈肯諄留遂將計就計道既師母歸心已決奴家不敢相留分付擺酒餞行與太太把盞三杯用了早膳仍將向日進柩之門打開把駱老爺靈柩移出千六個夫下抬起太太四轎一乘小了環一乘小轎外有一二十扛皮箱包裹駱宏勳同余千騎馬前後照應直奔大道而去駱宏勳起身之後任府家人連忙將後邊大門仍舊砌起一邊着人到王府通知任正千任在干正然暢飲家人稟道駱大爺同駱太太方才僱人馬起身回南特來稟知任正千道未起身時就該來報人去之後來說何益要你只此無用的狗才何用王倫賀世賴聞駱宏勳主僕起身滿心歡喜見任正千言罵家人乃勸道聞得駱宏勳

在府一住三載有餘大哥待他不薄今欲回家早該通知大哥叩謝一番才是個知恩之人今不辭而去內中必有非禮之爲赧于見人此等人天下甚多大哥以爲失此好友歷任正干道駱宏勳這個畜生不足爲重但愚兄受業于其父此恩未報故款留師母以報萬一今師母去了愚兄未得親送是以歉耳王倫道留住三載日奉三倉報師之恩不爲薄矣今之不送乃彼未通知之信彼有不辭之罪而大哥哥失送之罪小以後吾等再見駱宏勳俱莫係他自今也不要題他了王倫這些話說得輕重分明任正干以駱宏勳真非好人遂置之度外倒與王倫一來一往其情甚密逢任家吃酒一定把任正干灌醉賀世賴將人將婦女支開王倫入內與賀氏頑耍約畧任正干將醒時候賀世賴又引王倫出來任

府家人也頗知覺因賀氏平日代人甚寬近日又知自己非禮多以銀錢酒食賞他們正是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况這些家人一則感他平日之恩二則受今日之賄那個肯多管閑事可憐在正干落得隻身獨自並無一個心腹過了幾日王倫見人心歸順遂說了一千兩銀子謝賀世賴賀世賴道門下無業無家兌這銀子與門下叫門下收存何處大爺這寫張欠帖與門下就是了倘有使人進京乞大爺家報中通知老太爺一聲將此銀與門下大小辦一個前程也是蒙大爺抬舉一番祖父生我一場他老人家也爭爭光不念大爺之恩王倫道如此我代你收着寫了一千兩欠帖賀世賴王倫笑道我與令妹只能相會一時不能長夜取樂我想明日連男帶女一並請來將花園中空房一間把令妹藏在

其中到晚只說城內苦留不放明日再回那時任正干自去我與
令妹豈不是長夜相聚乎賀世賴道使得使得次日差人請任正
干連賀氏大娘一並請來就說後邊設席家大娘仰慕大娘請去
一全家人來到任府將言稟上任正干道既是同盟兄弟有猜忌
分付賀氏收什王府赴筵明日我這邊也前後備席連王大娘一
同請來飲酒任正干上馬先自去了賀氏連忙梳洗穿着衣裳諸
事停妥臨上轎時叫過心腹了頭兩個一名秋菊一名夏蓮分付
道我去王府赴宴你二人在家如此如此我自然抬舉他二人領
命賀氏方才上轎去了且說駱宏勳回南因有老爺靈柩不能快
行一日止行得三二十里路程臨晚宿佳必得個大客店方可住
得下在路行了十日有餘行到山東地方那日太陽將落來到濟

南府恩縣交界一個大鎮頭叫做苦木舖余干道大爺論天氣還走得几里但恐前邊沒有大店此地店口稍寬不如在此住了明日再行駱宏勳道天已漸熱人也疲了就此歇了罷于是眾人看見一個大店將皮箱包果俱搬入店內將老爺的靈柩懸放店門以外是不能進店的走至上房坐下店小二忙取盥面水駱太太並宏勳淨了面分付余干店內拿酒飯與人夫食用將上燈時分店小二拿一支燭台點一支大燭送進上房擺在桌上請太太公子用酒駱太太母子八席正待舉杯只見外邊走進一個若兒來高聲說道暖呀駱大爺久違了駱宏勳听得率目一觀正是

久旱逢甘雨

他鄉遇故知

不知來的何人且听下

回分解

第十二回

振芳救友下定興

却說駱宏勳下在苦水舖上坊子內才待飲酒只見外邊走進個老兒來道駱大爺久違了駱宏勳峯目一觀不是別人是昔日桃花塢頑把戲的花振芳連忙起身來道老師從何而來花振芳向駱太太行過禮又與駱宏勳行過禮七別說道駱大爺有所不知此店卽老拙所開舍下住宅在酸棗林離此八十里今日無事來店照應照應及至店門見有棺柩懸放問及店中人皆云是過路官員搬柩回南的老拙自定興縣任府相會知大爺不過暫住任大爺處不久自然回南見有過路搬柩的再無不問今見柩懸店門疑是大爺果然竟是華甚華甚花振芳分付店小二將此等簡饌掣過令鍋上重整新鮮菜蔬與他店小二應諾下去花老分

付已畢又問道任大爺近日如何可納福否駱宏勳長嘆一聲道說來話長待晚生慢慢言之花老聞听此言甚是狐疑因駱太太在房愁途中困乏不好諄談道聲暫為告別請太太方便俟用飯之後再來領教駱宏勳道稍坐何妨花振芳道余大叔尚未相會老拙也去照應照應就來相倍一拱而別來到廂房見余干在那里安放行李答道呀老爹麼久違了花振芳道我今若不來店大駕竟過去了余干自老爹任府分別之後次日家翁同任大爺赴寓拜謁不知大駕已行內中有多少事故皆因老爹而起一言難及少刻奉稟花老愈覺動疑見余干收什物件又不好深問遂道俾時領教罷了辭了余干來至鍋上照應菜蔬不一時菜飯俱齊駱太太母子用過酒飯余干亦用過了店小二將碗盞傢伙收什

完畢又送上一壺好茶之後駱宏勳打開太太行李請太太安歇
花老芳知太太已睡走上房說道因太太在此老拙不便奉陪
有罪了駱宏勳道豈敢花振芳道前邊備了几味粗齋請大爺一
談駱宏勳也要將任正千情山道領教遂同花老來到門面傍一
間大房房內琴棋書畫桌椅台床帳衾枕無所不備真不像個
開店之家問其此房來歷乃花振芳時常來店之住房也他若不
在此將門封鎖他若來時才開所以與店中別房大不同也內中
設了一桌十二色酒餚請駱宏勳坐了首位花老主位將酒斟上
舉杯勸飲三杯之後花振芳道道才問及任大爺之話大爺長嘆
爲何駱宏勳將因回拜路遇王家百十餘人各持器械問其所以
知與足下聞氣晚生因任世兄命衆人掣自伊云奉主之命不敢

自尚晚生全世兄赴王府解圍不料王倫甚是恭敬諄七款留遂
與之拜結及次日王賀來世兄處會飲將我二人灌得大醉賀世
賴伐妹牽馬王倫與賀氏通姦被余干聽見駱宏勳將前後之事
細細說了一遍花振芳聞了這些言語皆因王家解圍而起心中
自說道怪不得余干說皆因我而起說道王倫那厮依老拙愚見
彼時就要毀他巢穴賤內苦七相勸說出門之人多事不如省事
我所以未與他較量次日趁早起身急急忙忙一路動身返舍回
來老漢在家那里知道後邊就弄了出這許多事來真个另人實
實難料大爺且說這王倫這個奸賊真是人面獸心實屬叫人髮
指可恨之極大爺請用一杯老僕還有說說七罷茶杯相劝路宏
勳彼此相讓二人對飲正是有詩爲証

詩云

良有邱旅敘徃因

須知片語諾千金

忠肝義胆成知己

勇志冰心報友情

揮酒千金存匹馬

且杯一點碎張琴

今朝得敘當年事

方知義友一番心

花老又道大爺隱惡揚善元是君子爲之但大爺起身之時也該
微上通知好叫任大爺有些防避彼毫不知奸夫淫婦毫無禁忌
任大爺有性命之憂晝生若回去言之柩靈何人搬送倘不回去
世兄稍有損傷于心何忍言道此去路大爺雙眉緊皺無心飲酒
只是長吁短嘆花老劝道天下事有大有小有親有疎朋友五倫
之未父母人倫之大豈有捨大而就小疎親而爲友者也大爺搬

柩河南任大爺之事俱放在老拙身上況此事皆因我而起我也不忍坐視成敗旣大爺起身日期至今已有多日及老拙往定興又有几日工夫不知任大爺性命如何如老拙到了定興任大爺性命無傷老拙包管把奸夫淫婦與他一看分明大爺之冤並救任大爺之命駱宏勳謝過重新又飲又問道不知老多几時赴定興花老道救人如救火豈可遲延不過一二日就要起行駱宏勳又吃了兩杯天已二古告辭回房去了花老分付店中殺猪宰羊整备祭禮一夜未睡及到天明駱太太母子起來梳洗方畢余千來稟道花老多辦有祭禮擺在老爺柩前請大爺陪奠駱宏勳連忙來至柩前只見擺列數張方桌上設剛髮柔毛香楮庶饌之儀花老上香奠爵駱宏勳一旁陪奠祭過已畢駱宏勳重復致謝意

欲趕早起身花老那里肯放又備早席款代駱宏勳叫余千稱銀
四兩賞與那搬桌運椅之人吃罷早飯人夫騎馬預備停當駱宏
勳又叫余千封過房飯銀兩花老道豈有此禮今日老爺仙柩回
南老拙不便相留今封銀子與我是輕老拙做不起个地主了老
拙別無尺情之處小店差一人跟隨大爺送至黃河渡口黃河這
邊一切使用並房飯銀兩俱是老拙查辦過河以後大爺再備駱
宏勳道今日無故叨擾已爲不當路費之說斷不敢領花老道我
差人相隨亦非徒備路費黃河這邊皆山東地方黃河相近路多
响馬黑店甚多我差人送去方保無事我已預備停妥大爺不必
過推駱宏勳見花老誠心實意遂謝了又謝方上馬而去不言駱
宏勳起身上路且表花振芳回店將事情料理停當向午時候上

馬而來回家日未落時已至自家寨中進門來見了媽七將遇見駱宏勳在店之事說了一遍花奶七道你這個老殺才女兒因他害起病來不見則已今既在我店中還放了他去是何緣故花老道你婦人家不通道理如駱宏勳一人自來或全他家太太母子回來我豈肯叫他匆匆即行他今搬柩回家難道叫我將他家棺材留下不成花奶七道他如今回家几時還來女兒婚姻何日方就花老笑道今日正有一个机会告诉你知道媽七忙問其詳花老將任正干之事說了一遍又將自己欲往定興救任正干之言又說了一遍又道我今將任正干救來怕他不代我女兒作伐麼花奶七听了此言也自歡喜花老忙差四人分四路去請巴龍巴虎巴彪巴豹四人看觀你說因何差四人去請他弟兄四人那巴龍

弟兄九個住了九個大寨連花振芳共十個過圍有百里遠近今
連夜去請要到次日飯時方能齊至一人如何通得信來所以差
四人前去巴氏弟兄九個惟此四人做事精細故花老差人之後
用了些晚飯媽七將這些話又對碧蓮說了一番碧蓮知任正于
全駱宏勳乃莫逆之交任正于感父救他之恩必竭力代我做媒
無疑心懷一開病也好了三分第二日早辰巴氏弟兄前後不一
直至飯時四人方齊花老備酒飯款代將下定與救任正于之話
說過又道定與往返有千里之遙定可空去空回意欲代十個幹
辦之人順便看有相宜生意代他個把才好巴氏弟兄齊聲道好
花老將寨中素日辦事精細武藝慣熟之人選個十名各人收什
行李暗帶應用之物期于明日起行話不重敘到了次日一眾人

吃了早飯花振芳帶領了巴龍巴虎巴彪巴豹又有十個精細伴當一衆騎了十四匹上好的慣走的騾子直奔定興大路而來只因只一去正是

興縣黎良心胆落

滿城文武魂魂飛

畢竟不知花振芳一重人等到得定興怎生救任正干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劫不義財帛巴氏放火

却說花振芳巴氏弟兄一衆自離了酸枣林在路行程也非止一日那日來到定興已四月間進了西門已到馬家店外花振芳到欲還遇在此及今不過不月光景仍住他店內他們必定認得如何是好到不若遷于別處住店恐不干淨不若尋個廟宇便于行

事直奔南門而來幸喜離南門不遠有一次帝廟甚是寬大開房甚多花振芳進內與住持說了不過住兩三日就動身大大給與你个香儀廟中道人亦賞他五錢銀子住持同道人甚是歡喜將後院三間大廂房與他們住傍邊又有三間廠棚原是養牲口之所槽頭現成花老一重將行李取下搬入住房十五四騾子拴在槽旁又將錢與道人代買葷料道人問道老爺們是吃素還是吃葷就在我們灶上製辦吃葷時那住房北首有一間房內鍋灶見成請爺們自便花老道見諸事便宜甚為歡喜答道我們有人辦飯只是勞你買七罷了道人應道當得當得拿錢買葷料去了入廟之時天方正中衆人在路已吃過早飯肚不飢餓花振芳道你們在此歇息歇息我先進城到任府走走探七任正千消息巴氏

兄弟道你進城去我在此辦午飯候你花老也不更衣就是原來
的樣子邁步進城一直來到任正干門首看了一看不如前月來
的那般熱鬧站了半會並無一人出入心中疑惑邁步進門見一
人在門櫬上坐着打睡花老用手一推道聲大叔醒也那人將眼
一睜問道那里來的花老道在下山東來的那人仔細一看認得
是三月間來拜大爺酌花老兒便說道花老師又來了麼花振芳
道前在此厚擾今特來謝也大爺敢問大爺可在家麼那人道不
在家今早赴王府會飲去了花老道那个王府那人道是家翁新
拜的朋友乃吏部尚書公子王倫王大爺家花振芳道大娘在家
麼那人道大娘有五日不在家了花老道娘家去了那人道不是
的在王府赴宴花老道既是赴宴那有五日不回之理那人道花

老師你不曉得朋友有厚薄不同家翁與主大爺相交甚契先前也是男客往來這半月光景連女眷也來往了花老道他家那王大娘也至府上來否那人道聞得說王大娘有腿痛之疾難以行走家翁備席請他也不能來所以請我家大娘過去陪伴頑要不肯放回大約是男子相厚女眷也就不薄了在老道府上大叔好多哩今日怎不見人出八那人道有是有十來個跟大爺去了兩個其餘見大爺一見而已大爺一去一日更深方回家中無事都去閑頑去了花老道既大爺不在家在下告別那人道老師寓在何處家翁回來我好稟知花振芳道方才到此尚未覓寓大爺回來大爺不稟罷了那人道倘大爺聞知我豈無過花老道不妨即我會見大爺亦不題起大爺怎得知道看官你道花老因何不肯

對他說寓所恐美出事來連累炎帝廟的和尚故不對他說辭了
那人照旧路回寓一路上想那門上人的話一定是駱大爺主僕
二人起身之後百無禁忌王倫假托婆病將賀氏接在家中夤夜
暢樂任正干好酒之人不知真偽而爲之昧焉我今不來則已既
來了必將奸夫淫婦與他一看任大爺方信爲實駱大爺之冤始
白矣適言更深方回我亦等更深時分不使人知情七八他家內
約任正干因到王家捉奸算計已定來至寓所巴氏兄弟早將晚
飯備安其是三桌巴氏弟兄仝花老一桌寨內十人分兩桌他寨
內規矩有客在坐則分上下花老子旧仝坐其餘分坐兩旁若無
外人則不分尊卑了皆仝坐仝飲今寓中皆自家人所以辦三桌
一室仝飲閑話少敘衆人用過晚後各自起身花振芳子旧閑坐

話論任正千之事那十人喂料的喂料墊草的墊草各辦其事不
一時天已起更又擺夜酒也是三桌飲酒之間花老道我們今卷
盤費無多事宜急做今晚我急進城相會任正千看如何做法我
們好速七回去不然盤費用完又要向人借貸已氏弟兄道姊夫
放心前去盤費之說放在我弟兄們身上不必焦心時至二更諒
任正千亦自回家花老連忙打開包裹換了一身夜行衣服青鞋
青褲青鞋青搭包青裹脚兩口順刀揮入裹脚里遂將蓮花筒雞
鳴斷魂香火匣子解藥等物俱揣在懷內外有扒牆索甚長不能
懷揣纏在腰中看官你說那扒牆索其形如何長有數丈繩上兩
頭繫有兩個半尺多長的鉄釘逢上高時卽一手持釘一个炤牆
空揮入一把一把登上瓦下來時節用一釘揮在上邊繩子鬆開

墜繩而下此物一名扒牆索一名登山虎江湖上朋友个个俱是有的花老收什完全別了眾人直至城門已閉花老將扒牆索齊全取下依法而行進得城來滿街上擲响鑼鳴柵欄關閉不敢上街自房上行走及到任正千家亦不叫門打戶從屋上走進來直至任正千並不見一些動靜又走進內院天井中忽听呼睡之聲潛近身邊此時四月廿上下微七月色仔細一見竟是任正千在房門外放了一張涼床代醉而臥別去並無一人花老用手推之推了兩番任正千朦朧之中問聲那个仍又睡了花老點首道怪不得其妻偷人入自不知今將他扛送江河之中他亦未必知道又用手着力一推任正千方醒喝聲有賊將身一縱已離床五七步之遙花老低低說道任正千不要京慌我乃山東花振芳也

是盜賊此刻不但將他銀錢偷去連你性命都完了任正干呷說
是花振芳雖月光之下看不明白聲音却得出干熟甚忙問道大
駕几時來此夤夜到舍有何見教花老道大爺不要聲張在下昨
午至貴處連夜到府來救你性命任正干京問道晚生未作犯法
之事有甚性命相碍之由老師何出此言花老道駱大爺到那里
去了任正干道那全輕薄畜生說他則甚花老道好人反作歹人
無怪受人暗欺遂將王倫賀氏通好書房相戲反誣他輕薄無奈
目縛跪門不辭而去說了一遍任正干笑道此必駱宏動捏造之
言以飾自己輕薄之意老師何故信之花老道因怕你不信此言
故我夤夜而來與你親眼一看皂白始分而駱大爺之冤亦白矣
我也知令政夫人在王家五日未回此刻正淫樂之時諒你武藝

精通自能登高履險趁此時我與你同到王家捉奸若令政不與
王倫全眠不但駮大爺有誣良之罪卽老拙亦難逃其愆矣任正
千被花老這一番話說才有几分相信答道我卽同老師前去走
走花老將任正千上下一看道你這付穿扎如何登得高上得屋
速上更換任正千自王家回來連衣而睡靴也未脫衣也未卸花
老叫他更換方才進房脫了大衣穿一件短袄褪下靴子換一雙
薄底鞋兒把帳杆上掛的寶劍帶在腰間走出房來同花老正待
上屋只見正南上火光遮天花老道此必那塊失火將脚一躡于
得屋來那火正在南門以外却不遠花老道不好了此火正在我
的寓所大爺少待我暫回南門一望卽回任正千道天已三古待
老師去而復返豈不遲了卽老師行李有些疎失價值若干在下

一一奉上花老道大爺有所不知老拙今來一眾十五人騎子十五匹騾子皆是走騾每個價值一二百金在南門外炎帝廟寓住故老拙心焦坐得不去一看任正干道既是老師要去回來速此才好花老道就來將脚一蹤從屋上如飛而去任正干坐在涼床上細思花老之言恨道如今到王倫家捉住好夫將婦不剝干刀不趁我心在天井中自言自語自氣自恨不言且說花振芳來到南門見城門已開想道自必有人報火遂門下出城至白一看正是火出于炎帝廟中真正利害正是

風稱火勢

火仗風威

却說花振芳急忙走到跟前見救火之人有一二百人東張西望不見一人想道難到十四個人一个也未逃出不成正在焦燥之

際也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傷無限天理王姓

却說花振芳看見炎帝廟裡火起並不見起一人正在焦燥猛听得口號响唬心中小安細听一听在東北樹林之內相隔有兩箭之遠邁開大步只奔樹林而來進得林中見巴氏弟兄亞寨共十人連十五頭驢子俱在其中又見十五個驢子駝了十五個大槩子花振芳忙問道此物從何而來巴氏弟兄道老姊丈進城之後我們又吃了几杯酒商議道一路行來並無生意自匕回去豈不全走一遭細想王倫父是吏部尙書叔是禮部侍郎在東京沽酒賣爵也不知賺了多少不義之財我等又在他家去過一直走到後邊五間樓上細軟之物尺皆擾之等尔多時了花振芳又問道

廟內西何火起巴氏弟兄笑道只因玃了王倫回來才交二百天
氣若是起身廟內和尚道人必猜疑天明王倫振宮他們必知是
我們却去恐不干淨故此放起一把火燒得他着慌逃命不極那
里還管我們閑事花老怨道雖然干淨豈不搬壞了唐字坑了和
尚沉吟一会道也罷明日將王倫之物造一所廟遺他其餘再令
用巴氏四人道那罷了听一听天已四古見城中有騎馬往來
者知是文武官員出城救火花老道再遲就不好了趁此你們趕
路我仍進城同在正干把事做了隨後趕來巴龍道我們就是山
東路上相熟直隸地方甚生你要送我們一送才好不然路二弄
出事來爲禍不小花老道我與在正干相約許他看火就回他如
今在天井里等我不回去豈不失信與他巴龍道此地離山東交

界也只六十里路比刻動身天明就入了山東地方你過午又回
此地任正千怎的將老婆與人禳了半個多月今日就受不住
了麼常言道先顧已而後有人未有舍己從人之理看官花振芳
山東直隸河南到處聞他之名凡路上馬快捕役遇見他的生意
不過說聲發財那敢正眼視他那巴氏弟兄就是山東道上不
礙事這六十里直隸地方竟不敢行所以諄上他要送去花振芳
見說得有理少不得要送他他又說道要走就走一時合城官
員救火不火穩便重人解開驃子上路奔山東去了却說任正千
等花振芳往王家捉奸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一直等到五更
東方發白罵道這老殺才真个下等之輩約我做事直叫人等
个不耐煩天已將明如何去得明日遇見不理他這老東西罵

了一会連衣倒在床上睡了當因有事花振芳同任正千在天井
里說話之時秋菊夏蓮兩個賤人窺見着賀氏分付凡家內
有甚風聲速到王府通知天將發白之時看見了任正千睡了二
人悄悄走出一直跑到王家他二人隨賀氏走過兩次知他在
花園內宿歇不必問人走進房來王倫已經起去賀氏在那里梳
洗見二人進來賀氏打了個寒陣何道家中有甚風聲急急而來
二人道娘不好了禍事不小遂將任正千與花振芳在天井所議
之事正要來此捉奸忽見南門失火那花老恐傷他全伴之人並
他推口暫別大爺到南門一看卽回叫大爺在天井等他幸喜皇
天保佑那老兒一去未回大爺等得不耐煩東方發白進房睡了
我二人一夜何曾合眼看見大爺已睡連忙跑來真報速定良策

不然性命難保我二人就要回去恐大爺醒來呼喚賀氏聞听此一番言語只見他

桃紅面嫩青靛臉

櫻桃小口白粉唇

不由他滿身亂抖說道此事怎了你快與我請王大爺並賀田爺前來你們再回去秋菊夏蓮忙到書房見王倫賀世賴二人正在說話一見二人進來王倫道你們來得怎早想是問娘要錢買菜子吃二人道娘請王大爺與賀田爺說話我二人即回恐大爺呼喚說罷慌忙張匕的去了王賀二人見他們神情慌速必有異事亦急忙來至賀氏房里只見賀氏面青唇白兩淚垂洟恨道你二人害人不淺方才兩個了壞來說此事反被醜夫知之叫我如何回家王倫道這是何人走漏消息賀氏又將花振芳夜來所議之

話說了一會天將發白時醜夫方才醒了。他二人趁空跑來道：「我好七的日子你二人弄得我不得好過，連性命都在你們手里，只是咽七啼哭。王賀二人只落得蹙眉擦眼，低頭頓足，想不出個計來。止來那望胡思亂想，忽家人稟道：「大爺不好了，後邊五間庫樓今夜被強盜打劫去了。」王倫道：「從來福無雙，降禍不單行。正我今日之謂也。」道：「欲往後邊觀看形情，」傅氏攔住道：「你想往那里去？不先將我之事說明，要走走萬七不能。」王倫立住無奈何，只得俟步，惟長呼短嘆而已。忽見賀世賴愁眉展放，臉上堆笑道：「妹子不要着急。王大爺又有喜事可賀。」王倫道：「大禍驟釋，其願足矣。又有何喜可賀？」世賴道：「大爺失物破財，却是添人進口。」王倫道：「所添何人賀？」世賴道：「今夜虛樓被人劫去，大爺速七寫下失單，並寫下

一個撥呈七內直指在王干之名門下速進定興縣報與馬快再
代五十兩銀子將馬快頭役買囑叫他請定興縣孫老爺親往任
家起贓我去之後妹子亦速七回去轎內伐些包裹將值錢小件
之物包些舍妹身邊再藏几件小東西都擺在後邊堂樓底下孫
老爺已到觀見贓物不怕任正于三八口五張嘴也難辦得清自
那時問成大盜自然止法舍妹卽大爺之人豈不是添人進口去
工倫听得此言心中大喜說道

量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

分付家人快取文房四寶速開失單並寫報呈將偷了去的開上
未偷去的也上開了一倍開了三倍賀世賴又催促妹子回去賀
氏道我不敢回去那醜夫性如烈火一見我回豈輕放賀世賴道

拿賊拿賊捉奸捉獲你一人回去諒他不能殺你必要問个端的
然後動手成這里甚快你一到家我隨後即請孫老爺駕到管保
你無事賀氏沒奈何只得依着哥亡之言收什了包裏身邊又帶
了几件東西賀世賴將失單報呈放入袖口內王倫又拿了五十
兩銀子與他賀世賴又對賀氏道我無頓飯光景保再起身恐我
做事做不完你先到家吃他之虧又向賀氏耳邊說道你若到家
必須如此如此方不費手脚賀氏點頭應道曉得賀世賴諸事料
禮妥當邁步去了不多一時走至定興縣衙門正遇馬快頭役楊
幹才進衙門賀世賴上前拱了拱手道楊兄請了楊幹認得賀世
賴知他近日在王府作門客詹道賀相公恁早往那里去賀世賴
道特來尋兄說話請在縣前茶館中坐拿了壺好茶捧了兩盤點

心揚幹道相公尋弟有何話說賀世賴在袖中取出尖單並報呈
遞與楊幹一看楊幹一見報呈上直指在正干之名而報楊幹大
京道這不在正干莫非四牌樓賽尉遲麼賀世賴道正是楊幹搖
首道此人久居定興世代富豪且仗義疎財扶危濟困人所其知
豈是匪類相公莫要誣良不是要的賀世賴道王大爺若無實據
豈首指名妄報他乃吏部公子反不知誣良之例自古道

人心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

世上人那里看得透論得定王大爺叫弟今來尋兒不先報官之
意原知捉賊捕盜乃兒分內之事也倘若走漏消息強人躲避又
費兒等氣力故先通知兒曉袖中取出五十兩銀子大紅封套一
個說道這是王大爺薄敬煩兒將此單拿進堂門面與老爺就請

老爺之篤急起強人知起躑遲則費手楊幹見五十兩銀子就催
不得誣良不誣良且是他家指名而報與我何干假推道這點小
事難道不能代玉翁劾勞不成只求日後在做主人之前荐拔荐
拔感恩不淺怎敢受此重賜賀世賴道你若不收是嫌輕了只把
事辦得妥當王大爺還要謝你哩楊幹道既如此弟且收下賀相
公在此少坐待我進去投遞並請老爺看是何說相公好回王大
爺信息賀世賴道事不宜遲以爲速妙楊幹說曉得宅進衙門去
了來至宅門將傳桶一轉里邊問那個楊幹道是馬快楊幹有緊
急事請老爺面稟宅門上知道逢緊急事馬快要稟必是獲獲了
大盜不敢怠慢忙請老爺出二堂楊幹上前磕頭將報呈失單呈
上孫老爺一見失主王倫有几分愁色若不代他獲住強盜就有

許多不便將報呈看究竟是名而報孫老爺忙問楊幹這住正于
住居何處楊幹道就在城內四牌樓聞得贓物尚在未分請老爺
駕運至彼處起贓遲恐贓物分過強人一散那時又費老爺天心
孫老爺道正是分付伺候再備捕衙陳老爺同去楊幹出來對賀
世賴一一說知又道素知任正于英雄猛勇我班中之人未必足
用聞得王大爺府上教習甚多幫助數名一陣成功才好賀世賴
道這不容易許你一名在三岔路口關帝廟中等候說罷分手而
別賀世賴來到府中回覆王倫撥了十名好教習賀世賴領到關
帝廟中去了且說定興縣孫老爺坐了轎子代領楊幹班中三十
餘人捕衙陳老爺驕了馬亦代了十數个衙役一直前行來到了
十字街三岔路口關帝廟中賀世賴早已迎出來將十人交付楊

幹一同往任正千家來了這正是

英雄含冤遭縲紲

奸佞得意坐高堂

畢竟不知任正千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悔失信南半獨劫友

却說賀氏回家到得家內不先入住房到得後邊堂樓底下將代
來的包裹並身上所帶的小件東西俱皆藏懸然後提心吊胆走
進自己臥房覓在正千尚睡未醒叫道大爺不脫衣而睡連衣怎
得舒暢大約是昨日醉歸就睡了這是妾身不在家就無人管你
開事叨七話七自言把在正千京醒一見那賀氏站在面前不覺
雄心大怒罵道賤人做得好事怎今日捨得回來了賀氏假京道
妾被王大娘苦留不放故未回來多住几日今早諄七告辭方得

回來有何難捨之處任正于道嗟好賤人你與王倫幹得好事的
推不知還敢強辨賀氏雙眼流淚道皇天呵屈殺人也這是那個
天殺的在大爺面前將無作有挑唆是非殺人不淺阿任正于道
此時暫且饒你稍停着你性命可能得活怒氣中冠往書房去了
秋菊忙送梳粧盒夏蓮忙送淨面水俱送至書房以內在正于代
怒草匕梳洗了在書房內靜坐看官你說任于靜坐爲何他心內
暗道雖賀氏實有此事但未拿住煩審他一个口供方好動手不
然無故殺妻就要有罪正在那里思想着問之計鼻中忽聞酒香
回頭一看見案果上一把酒壺一个湯碗起身向前用手一摸竟
是一壺新煖的熱酒說道這是那个送來也未說聲就去了遂斟
上一碗口內飲酒心內想計不覺一碟一碗將五斤一壺的燒酒

只吃在肚中正是

酒逢暢飲千杯少

悶在心頭半盞多

一則是早酒不能多吃二則心中發惱又易醉任正于不多一時酒擁上來頭暈眼花遂隱几而臥這壺酒正是賀世賴臨行在賀氏耳邊所說之計也叫賀氏到家暗亡命了環送酒一壺知任正于乃好飲之人未有見而不飲將他滿醉則易于捉拿了且不言任正于書房醉睡且說孫老爺代領補役人等前來離在家不遠楊幹稟道二位老爺駕在此少停待小的先到強人家內觀看動靜並打探強人現在何處再來請老爺駕往不然一家齊至恐強人知覺則有預備小的素知強人了得倘若京動逃遁孫老爺道速去快來楊幹邁開大步來到在家門口問門上道在大爺起來

否門上人認得是縣里馬快楊幹忙答道楊大哥那里來的楊幹道弟有一事特來拜託在大爺門上人道家爺起却起來了聞得在書房中又飲了五斤一大壺燒酒大醉扶桌而睡既楊兄有事相請我去稟聲楊幹連忙禁止道弟也無甚要緊事既大爺醉睡不便京動再來罷將手一拱去了回到孫老爺前稟道小的訪得強人正在大醉扶桌而臥請老爺駕速行楊幹同合班人各執撓鈎長杆王家教習各執棍杖鐵尺在前孫陳二位老爺乘轎馬隨後到了任正于家門口楊幹稟道二位老爺駕在門外少坐待小的先進獲任強人再請老爺進內起賊孫老爺分付謹慎要緊楊幹答道曉得于是率領一眾人等直奔書房而來任府家人見一個捉一個離書房有數步之遙早先得呼聲如雷楊幹等在門外

站立用兩把長鉤在任正干左右二腿肚上着力一鉤十個人用方往如一扯任正干將身一起大叫何人傷我話未說完咕咯倒地可憐兩個腿肚鉤了有半尺餘長的傷口鉤了入在肉內任正干才待撫身要起早跑過十數個人捺伏身上那槐杖缺尺似雨點打來

可憐虎背熊腰將

打作寸骨寸傷人

初時任正干還想掙扎起來未有中茶時節只落了哼喘而已楊幹諒他不能得動不必深打了快請老爺進來起賍外邊着人請孫老爺內里賀氏已知任正干被捉早把帶來的包裹打開並身邊帶來的小件東西盡擺在堂樓以孫老爺進在里邊一一點明士單又把各房搜尋凡有之物尽皆上單却正干乃定與縣第二

个財主家中古物玩器值錢之物甚多只爲贓物了大東大西則
八單上金銀財寶並小件東西被搜檢之人拽的拽藏的藏連捕
衙陳老爺亦滿載而歸起贓已畢孫老爺分付將強人家口尺皆
上索計點十數个人並兩個了環賊妻賀氏別無他人孫老爺道
帶進內衙听審珠筆寫了兩張封皮將任正干前後門封了把鄉
保隣佑俱帶至衙門听審分付已畢坐轎回衙那任正干那里還
走得動楊幹拿了一扇大門把任正干放上四人抬起赴衙前來
孫老爺進了衙門坐了二堂分付代上強人將任正干抬到二堂
連門放下孫老爺問道任正干你一夥共有多少人怎樣打劫王
家從實說來省得本縣動刑任正干虎目一睜大馬道放你娘的
屁誰是強盜孫老爺分付堂嘴下邊連聲咯噠一聲連打二十个

嘴巴孫老爺又問道班物現在那里還要抵賴實說在正干道你是強盜今日帶了多人明上抄擄我家反以我為強盜孫老爺又分付掌嘴又是二十个嘴掌任正干只是罵不絕口孫老爺分付抬夾棍來話不重敘一夾一問其夾了三夾棍打了二十杠子在正干昏醒几次仍馬道狗官我今日下半截都不要了即今你刀剝了我去想在爺屈認強盜之名萬上不能孫老爺見刑已用足強人毫無口供再若酷刑則犯揭恭遂分付帶賊妻賀氏賀氏聞喚移步上堂口中唧噥道為人難得个好丈夫似我這般苦命撞了个強盜男人如今出頭靈面好不惶恐死人也說上走上來至堂上雙膝跪下說道賀氏與老爺磕頭孫老爺問道賀氏你丈夫怎麼打劫王倫一夥多人從實說來本縣不難為你賀氏道老爺

堂上有神小婦人不敢說謊小婦人計嫁他三年一進門兩月光景丈夫出門有兩月回來帶了許多金銀財寶並衣服首飾等類小婦人問他這些東西從何而來他說外邊生理賺了錢代小婦人做的彼時小婦人只見他空手獨去並無貨物那里生意做來就有几分疑忌新來初嫁亦不好說他後來或三月一出門或五月一出門回來都許多東西又漸有些同來都是直眉豎眼其像怕人小婦人就知他是此道了臨晚初他道菜里虫菜里死犯法事做不得朝廷的王法森嚴我們家業頗富洗手罷反惹他痛罵一場小婦人若要閉言他就照嘴几个巴掌小婦人後來樂得吃好的穿好的過了一日少一日管他則甚晚間來了几个人說是他的朋友小婦人連忙着人辦了酒飯管待到晚留那几个人

住宿小婦人也只當丈夫在前陪宿誰知刑半夜時節听得許多
人來往走動又听口中說道做八股分罷一个說平分才是小婦
人就知那事了各人睡各人的覺莫管他惹氣洵不料天明就弄
出這些事來了轉臉向任正于道所我的話早些丟手却不好那
別人分了分子走開落得好你隻身受罪還不說出他們名來請
老爺差人拿來同受可憐父母皮肉打得這個樣子叫你妻子疼
也不疼不能救你又朝着孫老爺磕了個頭雙膝跪地哭聲青天
老爺筆下超生開我丈夫不奈生路小婦人則萬世不忘大德在
正于冷笑道多承愛惜頑得老實我在正于今日死了便罷倘得
雲散見天之日不把你這播婦碎尸萬段不趁其心孫老爺又叫
帶他家七人上來家人稟道小的從未見主人作姪既有此事亦

是暗去暗來小的等實係不知只問主母便了賀氏在旁又磕了
個頭叫聲老爺明鑒小婦人是他妻子尚不知其詳細這家人了
環怎得知情望老爺開恩孫老爺見賀氏一一招認也就不深究
別人叫招房那日供單來看與賀氏所供無異遂寫監票將任正
于下禁家人奴僕釋放賀氏叫官媒婆管押孫老爺又將隣佑鄉
保喚上問道你等既係鄉保隣佑里中有此匪人早已就該出首
今本縣已經捉獲你等尚不知竟自然是圖弊迎情隣佑道小的
等皆係小本營生早出晚回任正于乃富豪之家小的雖為隣居
實不通往來伊家人尚然不知况我等外隣鄉保道任正于雖住
小的坊分素日從無異怪聲息且盜于倫之物並無三日五日或
者着些空漏小的好來直飛乃今後之事天明就被擒小的如何

能治孫老爺見他們說無半點文說得人情俱將眾人開釋分付賍物寄庫審定口供再合夫主來領發放已畢退堂去了却說王倫差了一个家人拿了个世弟名帖進縣說賀氏有个哥子在府内作門客乞老爺看家翁之面將賀氏付他哥子保領番時到案知縣不敢不允人情遂將賀氏堆賀世賴領去賀世賴仍帶到王倫之家日夜同樂真無拘束了這且不題再講花振芳送巴氏弟兄到了山東交界抽身就回因心中有事往返一百二十里路四更天起身次日早飯時仍回在定興縣昨日寓所已被火焚卽不住南門順便在北門外店內歇下住了一个单居討了一把匙鑰自管連忙吃了早飯邁步進城赴四牌樓而來花振芳只恐失信于朋友還當在正午既知此事今日必不與王倫會飲自然在家

等候所以連忙及至在正千門首抬頭一看只見大門封鎖封条
是新貼的槩麵尚未大乾心中京訝道這是任正千人門昨日來
時雖然寂寞還是一個好人家半夜光景難道就弄恁大事情
硃筆封門想了一會又無一個人來問也無奈何走到對面雜貨
店中將手一拱道聲請了那櫃上人把拱手問道老客下顧小店
麼花老道在下並非要買寶店之貨却有一事走進寶店敢于借
問一聲那對過可是任正千大爺家那人听得把花老上下望了
又望把手連搖了兩搖低低說道朋友快些走莫要管他甚麼在
正千在到千的你虧是問我若是遇見別人恐惹出是非來了花
老道只却爲何請道其詳那人道你好吃嚙嚼教你快走爲妙莫要
弄出事來連累我花老道不妨我乃過路之人有何干係那個人

只是不肯說花老再三相逼他說那人無奈這得說出來與花老知道這一說不大緊有分教

姦夫妄魂喪胆

淫婦吊胆心京

畢竟那人對花振芳說些甚麼來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錯殺姦西門雙掛頭

話說那人被花振芳再四相問方慢上說你難道不認識字不看見門都封鎖了請速走的爲妙花振芳大叫道我又未殺人放火又不是大案強盜有何連累催我速走若不說明我就在此開一日那人感額道我與你素日無仇今日無冤此地住些人家偏來問我無奈何將今夜王倫被盜說是任正千偷劫指名報縣天明孫老爺親來速領百十餘人至其家人賊俱獲將我們鄰佑俱代

到衙門審了一堂開釋回來雖未受刑去了二兩頭你今又來把
苦我吃花振芳聞听此言虎目元睜大罵道王倫匹夫誣良爲盜
該當何罪那衙上人赫得臉似金帛唇如白粉滿身亂抖深上一
躬說道求上上太歲爺饒命花振芳又問道任大爺可曾受過了
刑法麼那人道听得在家一拿時已打得寸骨寸傷不能行走及
官府審時是我等親眼看見的又是四十个掌嘴三夾棍二十打
子直至昏死凡坎花振芳道任大爺可曾招認麼那人道此番重
刑毫無惧色倒底罵不絕口半句口供也無把个孫知縣弄得沒
法將他收禁明日再審花振芳大笑道這才是个不好漢不愧我輩
朋友也將手一拱道聲多承京動去又步的去了那櫃上人道阿
彌陀佛竟神離門心拿了兩張紙燒在店門外却說花振芳問得

明七白七回至店中開了自己房門坐下想道我來救他不料反
累他昨日他們不劫王倫任正于也無今日之禍象人已去落我
隻身無一帮手叫我如何救他意欲回轉山東再取帮手往返又
得几日工夫恐任正于再審二堂難保性命踟躕一会說事已至
此也講不得了拼着我這老性命等到今夜三更天氣衝進獄
中跔他出來便了算計已定拿了五錢銀子叫店小二沽一瓶好
酒製几味餚饌送進房來自斟自飲吃了一會將剩下的餚酒收
放一邊臥在床上養七精神瞌睡時不查晚飯時候店家送進
飯來花振芳起來吃了些飯閑散閑散已至上灯時候店家人又
送盞灯進來花老又叫取桶水來將手臉淨洗淨洗把日間餘下
酒餚重復拿來又在那裏自斟自飲只所店中也有猜拳行令的

也有彈唱歌舞的各房灯火明亮吵七鬧七六交二古漸七靜雅
灯火也息了一大半花老還不肯動身又飲了半更天的光景所
听店中毫無聲息開放房門探頭一望灯火尽息花老回來打開
包裹仍照昨日粧束應用之物依田揣在懷中自料救了任正于
出來必不能又回店中將換下衣服繫七的捆了一个小捲繫在
背後出了房門回手代過雙足一蹬上了自己的住房奔出歇店
入了小店之路奔出城而來過了吊橋埃坡墻跟邊行走七至無
人之處腰間改下扒墻索依法而上仍從房上行至定興縣禁牢
坐在號房喘吁睁眼四下觀看見號房甚多不知任正于在那一
號里又不敢叫喊正在那里觀望忽听更羅响噯花老恐被看見
遂臥在房上細看乃是兩個更夫一个提羅一个挑棍花老道有

了須先治此二人得了更羅好往各號听訪任止千羈身之所躄
躄已定听得二人又走回來花老方看他歇在獄神堂出簷低下
在那里唧七噥七的閑談他悄七走到上風頭將蓮化筒取出鷄
鳴斷魂香陵上不取一粒解藥放在自己口中然後用火點着香
順風吹去听兩個噤噴就無聲了崔老輕七一蹤不得房來取出
順刀一刀一个結果性命非花老嗜殺若不傷他恐二人醒來找
尋更羅京動旁人無奈何讒殺了兩更夫後稍停一停持羅巡更
各處細听行至老號門首忽听聲喚啞呀疼殺我也其聲正是任
正十之聲花老道好了在道里了用手在門上一摸乃是一把大
鼻鎖時了听堂上更古已交四更一點花老將羅敲了四下趁羅
音未絕用力將鎖一扭其鎖兩段又將羅擊了四下借其聲將門

推開進得門來懷中取出悶子火一炷幸喜就在門裏邊地堂板上睡着雨過只是煖隔其餘的醉因人在煖隔之里獨任正一人睡居于此項下一条鉄繩把頭繫在梁上手下代付于肘脚無脚鎖見任正于辱聲不絕二目緊閉花老一見如此形情不覺虎目中吊下泪來自罵道聲摠是我這个匹夫老殺才害得他如此又想道既係大盜怎不入內上串番復一思是了雖然番遇責無口供恐一上串難保性命無口供而恐一上串難保性命無口供而形死人命向官則犯考叅諒他寸骨寸傷不能脫逃故不大上刑具拘禁于此以代二堂審問真假其便也遂走進任正于耳邊叫道任太爺任太爺任正于听得呼喚問道那个花老道是我花振芳來了任正于道既是花老師前來何以救得我花老道我來

了多時只因不知你在那一號中尋訪你到此時你要忍耐疼痛
我好救你死老遂拔出順刀那刀乃純鋼打就削鉄繩上輕七几
刀切爲兩段將任正于扶起連手肘套在自已項下花老駝起出
了老號之門奔外行來兀登高蹤跳原是隻身獨自花老雖然英
雄背上駝着一個丈一身軀大的汗子又兼禁牢牆上高大如何
能上得去花老正在急燥白頭一看那邊牆根倚靠了一扇破門
走同前來用手拿過倚在那獄神堂牆邊用忍平生之力將腳在
門上一點方蹤上獄神堂的屋上履險直奔西門而來到了城牆
以上花老遍身汗遍休生津把任正于放下住正于咬牙忍齒也
不敢作聲死老在一旁喘息喘息比時听得堂上已交四古三點
將交五古花老向任正于耳邊低低說道任大爺在此少歇代老

抽至王倫家將姦夫淫婦結果性命代你報仇洩恨何如任正十道好是甚好只是晚生在此倘禁役知覺追趕前來晚生又不能動移豈不又被捉住花老道我已踌算明白你我出禁之時正在四古到得五古不聞羅鳴內中禁卒並守宿人等方才起身催更及見更夫被殺又不知是一號走了犯人再用灯火各號查點追查至老號方知是你走脫再赴宅門通稟官府吹號齊人四下奔找大約做完拿數將近要到發白時候任大爺在此放心我去就來說罷仍到房上去了王倫家離西門不遠花老且是熟的不多一時進了王倫家內前後走了其十一進的房子但不知王倫全賀氏宿于何處自悔道我恁大年紀做事魯莽到不在行不該在任爺面前許他殺姦此刻知他在那塊落地今若空手回去反

被在正干笑話遂下得房子在天井挨房細聽。上至中院廂房以內有二人言語。正是一男一女。声音男的道我還要頑。上女的道你。先已鬧過半夜。一查尚未睡醒。又來鬧人。男的說我因你不知担了多少。京受了多少。怕方才得弄到一塊。若不尽興。豈肯饒你。女的道你莫說大話。嚇我。我也不怕你。花老聽得。說道此必三倫。賀氏無疑矣。怀中取出蓮花筒。將香點着。從窻眼透進煙去。只聽得一個。嘍嘍男的就動了女的。說你可醜。阿木事那里去了。又聽得一個。嘍嘍女的也無言語。花老思想道。若從門內而入。恐京別房之人。拔出順刀。將窻隔花削去。幾個眼。伸手把腰。閃拔出窻。隔推開。上得窻台。用手將鏡架兒提在一邊。走近床邊。取火一照。看見男女上下。附合一處。用順刀一切。二頭齊下。血水控了。控男

女頭髮結了一處提在手中邁步出房仍從房上回來至任正于
面前道声恭喜恭喜任大爺代你伸過冤了把刀放下把兩個人
頭往地下一丟任正于道多謝老師費心再借火閃一照看七這
姦夫淫婦花老懷中取出了火閃一照在正于道声錯了這不是
姦夫淫婦之首花老聽說不是又用火閃一照自家細七一看王
賀二人並不是的花老俱皆認得真殺了姦錯花老遂將他二人
在房淫樂之声又告訴一遍我竟未細看連忙割了頭來此時已
交五古我若回去再去殺他二人恐天明有碍我們暫且回去饒
他一死但這兩個人頭丢在此處天明就要連累下邊附近之人
人家含冤受屈必要咒罵丢于何處方無連累于人台頭四處一
看七見西門城樓正高且是官地我將此人頭卦在獸頭鉄須上

則無害于別人了卽忙提頭走到城樓邊將脚一蹤一手拔住獸頭一手向那鉄須上拴卦且說城門下邊一個人家販賣青菜爲生聽得天交五告不久就開城門連忙起來弄點東西吃了好出城赴菜园販菜來城里趕早市在天井中小便仰頭看七天陰天晴一見城樓獸頭上吊着個人尚在那里動躡大叫一聲說不好了城門樓上有人上吊了左隣右舍也有睡着的也有醒着的聞此一声各七起身開門瞧着花老聽得有人喊哇連忙將頭卦下跳下來走到任正于面前道声不好了人已京着我們快走要緊聽得那城門上一片喊声嚷道好奇怪方才一個長大人吊在那里如今怎了只落兩個人頭葫荈在那里飄蕩我們上去看七衆人齊声道使得使得皆邁步上城而來及至城墻以上離樓不正

高遠看親切大叫道不好了竟是兩個血淋淋的兩個頭門兵鄉保俱在其中天已發白忙跑土縣前稟報及至衙門只聽得吹叭咧嗚另頭齊點人後不知爲何問其所以說禁牢內今夜四更殺死兩個更夫並劫去大盜在正于已分付不開四門齊人捉拿劫獄人犯門兵鄉保又將西門現卦兩個人頭在上孫老命又聞此言道這又不知所殺何人速上捉拿遲恐逃走于是滿城烘動無處不搜無處不我正殺人英雄早走去捕捉人後瞎我尋畢竟不知城門不開花振芳全任正于從何處逃走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爲生計將本賁利

却說花振芳西門掛頭京動衆人連忙鬆開柵索將在正于繫不

然後自己亦墜繩而下又將任正于駐在背後幸其天旱城河邊水雖未涸尽而所存之木有限不大寬濶將身一縱過了城河走了數里遠近天已大明恐人看見任大爺代着刑具不大穩便倒僻靜所在用順刀把手時扭段將自己衣服更換了應用之物並換下衣服打起包裹復將任大爺背好行至鎮市之所只說個好朋友偶染大病不能行走遂催了人夫用繩床抬起一呈一呈奔山東如何且表城里邊定與縣知縣孫老爺分付開城門搜尋劫獄之人並殺人的凶手到了早飯以後毫無踪跡少不得開放城門令人出入另行票差馬快捉人在遠近訪拿城門所掛七頭令取下來懸于西門以下交付門軍看守待有苦主來認頭時稟報本縣看因何被殺再攔捉審問便了但禁內更夫尸首令本戶顧

回各賞給棺木銀五兩這且按下再講王倫早起上來跪牒已畢
就在賀氏房中請了賀世顯來吃點心正在那里說笑上牆腔
得意家人王能進來稟道啟大爺得知方才聞得今夜四更時分
不知何人將禁甲更夫殺死把大盜在正千叔丟天明時西明城
樓串角缺須之上卦了兩個血淋七人頭係一男一女合城的文
武官員並馬快捉人各處搜尋至今西門尚未開王倫道西門所
掛人頭此必姦情被本夫殺死一不該掛在那個落地但反獄劫
在正千的却是何人賀世顯道門下想來此必是山東花振芳了
前次約他同來因見火起而去昨日聞在正千在獄不分晝夜入
禁先殺更夫以絕巡走後劫獄在正千無疑矣王倫道問他桃花
塢見花振芳乃山東穿扎必山東人也但不知是那府那縣今日

獲住便罷。倘拿不住，叫老孫行一角文書到山東各府州縣去訪。拿這老畜生正在議論，猛見兩個了環跪得喘吁吁的來，說道：「大爺不好了！今夜不知何人將五姨娘殺死，還有一個男人同在一處，亦被殺死，總不見有頭。稟大爺定奪。」王倫、賀世、賴同、從一看，却是兩個死尸在一處，俱沒有頭，着人床下搜尋，亦無細觀。掛褲鞋襪等物，却不是別人，竟是買办家人王虎兒。王倫發恨道：「家人欺主母，該殺該殺。」二人仍回到賀氏房中。王倫少不得着人去將兩個人頭認來，省得現。二人眼萬人瞧，使我而上無色。賀氏、賀世、賴止道：「不可，不可。大爺不必着惱，又是大爺與舍妹萬幸也。」王倫同賀氏問道：「怎麼是我二人之幸？」賀世、賴道：「此必是來殺你二人，誤殺他兩個人，亦是人党無疑。殺去之後，教任正千一見，不是你二

人故把頭掛在那個所在以施勇王倫仔細一想一毫不差轉竟
毛骨酥軟又道此二人口首如何發放賀世頰道這有何難一個
是你小無有父母一個是你遠方娶之妾那一個又是你的家生
子大爺差人買口棺木就說今夜死了一個老媽把棺木抬到家
里將兩個口首俱人在里面抬到城外義塚地內埋下把家內人
多上賞他們些酒食再每人給他几錢銀子做衣服穿不許傳他
其事就完了那孫知縣自然分付看頭人招認况此刻天熟若三
五日無人來認其味卽臭難聞必分付叫掩埋未有苦主卽係遊
案慢上捕人大爺今若差人去認頭一則有人命官司二則外人
都知道主仆通姦豈非自取不美之名王倫聽賀世頰旬上有礼
一一遵行如果四五日後其頭臭味不堪門下無人出入門軍進

衝來稟知縣知道分付既無若主來認此必遠來順代卦在于此
非我地坊之事卽速掩埋看官凡地方官最怕的是人命盜案門
軍隨卽便埋了知縣樂得推開他只上緊差人捕捉劫獄之案了
以上按下任正于之事此回單講駱宏勳自苦水舖別了花振芳
到黃河渡口一路盤費俱是花老着人隨管駱宏勳稱了二兩銀
子送他買酒吃叫他回去多七上發花老爹異日相會再講罷那
人回去駱大爺一衆渡了黃河可走非止一日那日來到廣陵管
家的家人出城迎接自大東門進城到了家將老爺的靈柩懸于
中堂合家大小男婦卦孝叩過頭又與太七公子叩頭已畢速被
酒飯管待人夫脚後各人不得少把余干一一稱付衆人吃飯已
後收什繩扛各自去了老爺柩前擺後几味葦菜母子二人又重

祭一番已畢用過晚飯各自安歇次日起身各處請僧道來家敘
外事駱宏勳正待分派家人辦事門上真道啟大爺南門徐大爺
來了駱宏勳正欲出迎徐大爺來了駱宏勳迎請客廝坐下徐大
爺道昨日舅上靈柩並舅母表弟駕回府官不知之未出廓連迎
實爲有罪今早方得其信備了一份香紙請來靈前一奠駱宏勳
道昨日回舍諸事勿也亦未及即到表弟只叩謁今特蒙光弟何
以克當吃茶之後徐大爺至老爺柩前行祭一番又與舅母駱太
上見過禮駱宏勳着見徐大爺身軀方面大耳錄貌魁偉心中大
喜說道愚舅母向在家時候賢甥尚在孩提一別數年賢甥長此
人物今老身見之正喜徐大爺道彼時表弟年一十一歲今年長
成大器若非家中相會駱宏勳還不認得哩駱宏勳道好快阿計七

別竟十一年矣叙話一會擺酒後堂款待列位你說只徐太翁是
誰歷居南門祖父皆武學生員其父就生他一人名喚琴表字松
朋乃駱氏所生係駱老爺外甥駱宏勳之嫡親姑表兄弟他自幼
父母雙亡駱老爺未任之時一力扶持駱老爺定與赴任意代他
回去但他祖父遺下有三萬餘金的產業他若隨去家中無人照
應故你在家囑住一個老人家在家幫學請師教訓這徐松朋天
性聰明駱老爺赴任之後又過了三年十八歲時就入了武學本
城楊鄉宦見他文武全才像貌京人少年人許後來必要大擢以
女妻之目下已二十六歲了聞得舅上靈柩回來特備香楮來祭
是日駱宏勳留住款代了中飯方回以後你來我往講文論武正
是撮合駱宏勳在家住了四月有餘與母親商議擇日將老爺與

柩送葬臨期又請僧道念經超度諸親六眷鄉黨隣里都來行別
徐松朋前後照應至期將老爺靈柩八上招靈回家三日後駱安
勳沿門謝孝七日以畢則無正事三日五日或駱安勳徐松朋家
一聚或徐松朋至駱家一聚一日無事駱安勳在太七房中間坐
余謙立在一旁議論道我們在外數年之間揚州也不知勞了多
少人家富了多少人家某人素日怎麼大富今竟勞了某人向日
只平七淡七今竟成了大富駱安勳說道古來有兩句說得好道
是古七今七多更改貧七富七有循環
世上那有生來長貧長富之礼余謙在旁邊說道大爺太七在上
若真要說論道世上的俗話厚說得不錯是好

你看那有生活的人家倒低比那清閑人家永遠些駱太七道正是呢卽今我家老爺去世公子清閑雖可暖衣糊口但恐久後有出無入終非永遠之業余謙道大爺位居公子難于生理越小的看來或三千金亦不零沽適發我揚州時興放賬二分起息一年有五六百金之利大爺經管人出賬目小的豈管在外催討記着我上下家口不過二十來人其利僅足一年之費青錢飛復豈不是個長策太七大喜道余謙此法正善我素有積蓄三千兩就交你拿去生法余謙道遵命徑同大爺定了兩本簿外人聞知駱府放銀都到駱府中來借用余謙說與他駱宏勳就與他余謙說不與他駱宏勳也不給以此屋奉余謙者正多臨收討之日余于一到本利全來那個敢少他一錢五分因此余謙朝七在外早出晚

回無一日不大醉駱大爺因他辦事有功就多吃几杯亦不管他
一目徐大爺來駱大爺留他閑飯席後在客所出磨以下其時九
月重陽上下菊花正放一則飲酒二則玩費大井中洋菊日將落
時猛見余謙自外東倒西歪而來徐大爺笑道你看余謙今日回
來何早駱大爺道你未看見那個鬼形麼他是酒吃足了故此才
回來得早些二人談論之間余謙走至面前勉強植了一植身子
說道徐大爺來了麼徐松朋道我來了生日你今日回來得早呀
余謙道不瞞徐大爺說今日遇見兩個朋友多妨了小的几杯不
意就醉了故此回來得些早徐大爺道你既醉了早些回房睡去
罷余干道徐大爺與大爺在此吃酒小的正當伺候豈有先睡之
禮徐大爺道我常來此非客也何必回禮駱宏勳令笑道自己看

看日已的樣子還要伺候人須要兩個人架住你上方站得程還
不回夫睡竟在此做正厯余謙聞主人分付不敢做声厯道是高
一脚低一脚往後去了進得二門聽得房上吡咯吡一声响亮余
謙醉眼朦朧抬頭一看見一大毛團在房上面正是一陣黑風金
謙正走便大喝一声吡如雷响是一樣相似道孽畜往那里走我
來擒你了徐駱二人聽得是余謙喊叫不知爲何遂跣起身來要
向余謙因何事故畢竟不知余謙說出何物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因逞勝履險登高

却說駱宏勳同徐松朋二人在廳上飲酒正談着余謙吃了酒回
來就醉得恁般光景正說得高興忽聽得有人喊叫是余謙的声
音因此二人卽忙七起身一同走進二門內只見余謙已掩起衣

捲起袖正要上房駱宏勳大喝一声匹夫做正麼余謙道才有一
妖精從房上去了小的欲上房去拿他駱宏勳道那里這些鬼話
說平地下都立住難撐還想登高是不要性命了還不速去垂了
余謙無奈只得七衣袖放下進房睡了余駱二人回轉席上談笑
余謙見鬼駱宏勳道酒不可不吃亦不可多吃作事到底不得滿
白弟因在定興縣時大醉一次被人相欺至今刻七在念不敢不
蹈前轍徐松朋道誰敢相欺駱大爺將桃花塢相會花振芳次日
回拜路遇王家解圍與之結義王賀通姦賀氏當房調戲世只醉
後仗劍相刺自縛跪門不辭回南路宿苦水鋪又遇花振芳責弟
不通知世兄世弟反害了他我意欲伏返定興縣花振芳責弟他
代我去救世兄重興罷祭柩前又差人送柩至黃河渡口以防不

側並管蠶費前上後上說了一遍又道至今半載有餘毫無首信
不知世兄近來作何光景此皆因一醉之過也徐松明道還有這
些情由正談論間聽得外邊有人声喧嚷徐駱同至大門問道外
邊因何喧嚷門上人回道樂御史家的馬猴挣斷了繩索在屋上
亂跑本在對過房上過去衆人跟着的因此喧嚷駱大爺道原來
如此向徐大爺道余謙所說大約也就是這孽畜了我們遠去吃
酒管他則正二人又回到席上飲了片時徐松朋走進門告別了
太乙又辭了駱宏勳回家次日早且駱宏勳起身吃了早飯家中
無事正欲赴徐松朋閑談猛見徐松朋走進門來笑嘻嘻的道聞
得平山堂觀音閣洋菊茂盛賞現之人正多我已備下酒餚先着
人担赴平山堂等候特來邀表弟前去閑散閑散駱大爺應道正

欲到表兄處閑遊如此正好我們也不騎牲口步行去罷徐大爺道余謙在家麼也叫他去走上駱宏勳道他終日絕早就出去了此時那還在家徐大爺道他既然不在家中就罷了我二人早些去罷于是二人出了大門竟往那四望亭大路奔西門而來離四望亭半里多地人已塞滿街道不知何事只聽人都言若非是他那個能登高履險一個道他乃有名的多肱膊武藝其實了不得又一個道惜乎人太多了些不能上前看得清切又一個道莫說十兩銀子叫我去拿他就先兌一百兩銀子我也不能在那高處行走徐駱二人聽得多肱膊三字暗上想道又是余謙在那塊邊能了分路前走將至四望亭不遠只見一個大馬猴從街廂房上跳過四望亭來衆人吆喝道余大叔猴子上四望亭了話出本

了只見余謙上衣尽皆脫去赤露身体亦從街南房上跳過四望亭來駱宏勳一見余謙似凶神一狀在那里捉猴說道該兒在此少待待弟過去將那匹夫叫他下來把他呼喝一番打他兩個掌嘴因何在此說醜徐大爺連忙攔阻道使不得人上有面樹上有皮他必眾人前誇口方才上去捉拿若今在眾人面前打他叫他以後怎麼做人愚兄素亦聞他之名馬上馬下都好只是未曾親見用手拉着駱宏勳叫聲表弟你過來我尋個相熟人家借塊落地畧站一跔讓愚兄先看他的縱跳何如遂過四望亭畧有一箭之地尋個相熟的酒店二人跔在店門張看只見余謙在四望亭頭層上捉拿余謙走至南邊猴子跑到西南上了余謙正在尋我眾人大叫道余大叔猴子在西南上了余干又走向西南將轉過

墻角猴子看見喇一声早到北邊角上了余謙又看不見他在何處話不可重叙未有三五個回轉把個余謙弄得面紅眼圓滿身是汗那猴子乃天生野物登高履險本其質也余謙不過是煉就的氣力蹉跎怎能如那猴子容易三五個盤轉不竟喘吁起來遍体生津早間在衆人前已誇下口勢必要捉道孽畜怎好空七的下來心中焦燥所以二日元睜滿面通紅還在那里勉強追赶徐駱二人看見余干此等光景代他發燥忽聽得後邊一派鑾鈴响亮二人回頭一望乃是五男六女騎十一疋驛子吆喝喊叫前來離酒店不遠被着捉猴子之人擠滿街道不能前進駱大爺仔細一看連忙往店內一縮徐大爺問道因何躲避駱宏勳道這個十一位之中我認得七個徐大爺道却是何人駱大爺道那五個男

子年老者卽我所言花振芳其餘四位是他舊字巴龍巴虎巴虎
巴豹六個女那個年老的是花振芳的妻子年少的是花振芳的
女兒四位中年的却認他不得徐大爺聞聽得是花振芳遂正色
說道你正無禮問你時常說舊乚靈柩回南之時路宿此人屋中
童办祭礼柩前奠祭不惟本后房飯錢不收且黃河路費亦是此
人管待你受他之情不爲薄矣今日至此該就迎上前去你又
是管代下起之家如何躲避起來幸而我與你是姑表兄弟不生
異想倘若朋友之交見你如此情薄豈肯與你爲友也駱大爺道
非是這樣講其中有一隱情表見不知徐大爺道且說與我聽乚
駱宏勳將向在任正千處議親弟言已曾聘過他說旣已聘過情
願將女兒與弟作側弟言孝服在身不敢言及婚姻他方停議今

日全來又必議親無疑弟故此避之豈有傾酒飯之費乎徐松明
道姻事先否其枝在你他豈能相強今日若不照歷終非禮也駱
大爺道表兄言之有禮弟諒他今日之來必至你家中何代迎留
我們今日也不上平山堂去罷表兄同弟回家候花振芳便了徐
大爺這個使得一法看他孥了猴子再回去不遲二人重伏跼立
在店門口張望只見花振芳一衆牲口還在那里不能前進聽得
花振芳大叫道讓路讓路誰知衆人只顧看捉猴子耳邊那里聽
見花振芳又大叫道諸位真個不讓麼衆人道我勸你遠走几步
從別衙轉去罷我們都是大早五更吃了點東西就來到此地這
中飯都不肯回去吃好容易枯的落地怎的就叫人讓你不能讓
不能讓花老道你真個不讓我就撒馬衝路哩衆人道你道誰只

好唬鬼那三歲娃子怕嘍我們不罷花老回首向自家人道俱將
牲口駁回撒一回馬與他們看七眾人答道曉得曉得只十一疋
驢馬俱轉回到走尽因這一回

北客含怒衝街道

南人惧怕讓街衢

畢竟不知花振芳真個撒馬不撒馬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下字街頭交跑馬

却說花振芳十一個人將驢馬轉回離四望亭百十多步遠各把
馬牽勒了一勒花老在前十人隨後大喝一声馬京了十一疋牲
口放開如飛的跑來一衆看的人一見來勢凶猛那個不顧性命
一声喊讓他過去一個七厘真唇白遍体出汗睜睛罵道好一衆
狼騷奴大街以上堂直撒起馬來了幸虧我等讓得速不講眾人

肯後暗罵且說花老一馬跑至四望亭左邊將馬收住抬頭一看
上邊捉候之人乃是余謙只見他遍身流汗滿口喘吁細看神情
俱是勉強花老對自家一眾人說道看余大叔光景是拿不住這
畜生了我們不到便罷今既到此何不看個明白着個人上去代
捉下來衆人道使使使得但不知這猴子是誰家的我們難道替
他們事不成花老道正是哩待我問來遂大叫道誰是猴子的主
人家連問兩声只見那街北兩間空門面中坐着兩個少年傍邊
站了十數個管家內有一位少年站起身來走到門首問道你問
猴子的主人則正花老道請問一声還是有謝儀還是白余那少
年道朝廷也不白使人那有自捉之礼有言在先若能捉住謝銀
十兩花老道十兩銀子那里顛得上手如肯加添我們着個上老

捉上那少年道：「是十兩分文不添，只見坐着那位少年道：『也不一定看你那一個上去。』因人加添花，老道譚明謝儀，但想尊駕叫那一個上去。那少年用手指着花碧蓮道：『上去報時謝儀，加倍足紋銀二十兩餘者。』是十兩花，老道只是我們牲口無處安放。那少年道：『這個容易。』分付家人拿匙鑰，將對過街南房子開了，叫他們歇。何妨？家人開命不敢怠慢，遂將對過房子開了。花老一眾人將牲口牽進，你說那二位少年却是何人？一位是西台御史藥守禮之子，名瑛，字曰鑑，萬年紀，約有一十四五，其人生性好險，爲人尅薄。因家內馬幫中看馬的猴子跑了，慮出十兩銀子，令人捉拿。眾人撮弄，余干上去，樂一萬也。隨來觀看四望亭，在左邊相近的。房子有許多關了三間空門，面代了十數個家人，一個幫閑坐在

那里觀看你說那個幫閑是誰姓華名多士字叫三千本城人也
善酒便樂一萬喜他奉承故收在家做個幫閑正問樂一萬看余
千捉猴忽聽問猴子的主人華三千忙出來相問花老嫌銀子小
連要加添華三千不敢作主只是不添樂一萬早言見一衆之內
有個少年女子生得俊俏故出來啓唇答話指着花碧連上去情
愿加添銀子十兩街南房子遂叫人開了讓他們暫歇公子性格
只圖樂意暢懷那在乎十兩銀子且說花老一衆將牲口牽進房
來包裏行囊御下一衆人房內桌椅板檯現成衆人坐下花老女
見今日少不得上去代余大叔把個猴子捉下一則顯七本事二
則落他二十兩銀子花碧連聽說叫他上去捉猴心中惱道爹
爹好沒正經今日來此所爲何事叫我出乖露醜那駱公子卽住

在城內倘被他看見知他欢喜登高不歡喜我登高只親事又不能安踏了意欲不奉承又恐違了父命只得勉強應道是了花奶奶看見女兒被着眉躡有些懶惰却不曉得女兒心中懼怕駱公子不悅他登高之意逐指着老頭兒罵道老匹夫老殺才几十年未見銀子了女兒病休治好又叫他上去捉猴花老因一時高興還能遂口就應了着碧連上去今被媽上一場責罵才想起女兒抱病始痊自悔道真個我粗率不該應他今若再與說換人去捉反惹他笑我女兒無能怎樣處法才好坐在一傍想法看官你說花碧連因何抱病自在定興縣會見駱公子議親不諧回家就得了大病及父親救了任正于受傷過重只望春好了他的棒瘡代他作伐誰料三月始痊且任正于生于富貴之家從無受過這宗

屈氣苦惱捧傷痊後又發起瘰症來了花碧連見他病勢長久自
已焦燥又犯了間病任正干病才好些花振芳料他不能間下揚
州求了任正干一封書子內代碧連作伐花老夫婦同巴氏弟兄
夫婦八人代了花碧連下揚州一則議親二則開女兒心懷只因
來至四望亭見余干捉拿不下山東人生性耿直卽代他焦燥起
來所以要着人幫他去捉彼媽上責備一番又不好更換人我去
一那少年人商議不知可能坐在那里思想上了一會問媽上說
道我旣出口叫女兒上去又怎好換人我去與那少年人商議說
女兒患病未痊恐力不足另外着人幫上罷了花奶上道你去與
他商議花老遂走到街北說道猴子的主人我有一句話商議非
我更改前言亦非我女兒不能捉拿但我欲另外着一個人上去

帮七不知件得否樂一萬未曾回言話三千道若加帮手還是謝儀十兩了樂一萬連忙攔住華三千低七付耳說道原不過爲那女子上去以暢我心何必諄七效量謝儀說道不管他有帮手無帮手只要那女子上去就罷了不短他的銀子花老那個自然仍回街畜內向媽七說道已與他商議定了許我們着個帮手不知那個上去帮七呷花媽七道還有那個就是我上去罷了于是母子二人俱將大衣御下穿着內里短袄俱用汗巾束腰扎妥買了幾樣點心壯了精神茶吃了上去花碧連向父親說道爹七買幾個樹果來花振芳遂着巴龍買了些栗子核桃束梨等物拿進房來交與碧連碧連揣在懷中花奶七也揣了些花老將牲口行李交與巴氏妯娌看守向巴氏弟兄說道我等隨去在四望亭四面站

立好指示猴子方向他母子在上又容易捉拿些說罷花老在前
花奶上在後碧蓮在中巴氏弟兄兩邊護衛吃鴨道諸位讓路我
們上去捉猴哩此刻的人比先前更多聽說他是捉猴之人只得
讓路開來由他上去未知捉得着捉不着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四望亭花女捉猴

却說花振芳等行至四望亭邊看見余謙還在那里勉強捉拿花
振芳素知余謙愛褒貶他方才大声說道余大叔請了這小小物
件怎勞大叔費此精神休說一個就是十個也不是大叔拿得請
下來歇息片刻談講談講等我着娃子上去代大叔捉下來罷余
謙在上邊捉又捉不住要下又不好下來正在言急罷得花振芳
在下替他分解將計就計着眼往下一望叫道花老爹你几時來

的雙脚一跳下得亭來到花振芳跟前來說道巴命昆玉奶七姑娘都在此地哩麼獻醜了花振芳道這小小孽畜怎當得余大叔捉拿正是割雞焉用牛刀在下久未與大叔相會特請下來談七著小女上去代大叔傘下來罷又道俺的見上去罷只見花碧蓮一縱早上了四望亭頭一層象着的人齊聲賀彩道只個上法千古空間難得難得花碧蓮上得亭來猴子正在仰面被花碧蓮一窩猴子跳上四望亭的二層花碧蓮稍停一停將身一縱也上了二層花奶奶看見女兒上了二層遂脚一縱也上了四望亭的頭層聽見衆看的人又合彩道恁大年記的老人家尚有如此氣力真一個老強盜了花振芳見他母女二人俱各上去遂同了余謙等六人分在四面站立且說花碧蓮在二層上將懷中的菓子取

出一把望猴子根前撒去坐在上面也不京覓他那猴子一見了菓子用手掌抬起口肉食嚼吃盡之時花碧蓮又撒一把猴子又在那里拾吃花碧蓮慢上埃尺離得二三尺遠近猴子京睨南邊去了花碧蓮被墻遮蔽不知猴子的去向巴龍站在南而吆喝道猴子在南面了花碧蓮轉過南邊仍將菓子撒了一把猴子又在那里拾吃花碧蓮纔近身邊那猴子又京跪別處又看不見了看官那猴子若不是余謙捉京了的此刻花碧蓮只般金法見是易捉那花振芳同余謙站在下面大叫道撒了在北邊去了花碧蓮轉回北邊那猴之跳上頂層花碧蓮亦上頂層幸昏上邊玩有墻壁遮眼花碧蓮心生一計道須將這畜生埃在角上叫他無處覓跳方能擒住懷中又取一把菓子撒在東北角尖上那猴子見有

果子在上遂往東北角上拾果子吃花碧蓮州上埃近雅蓮才得
伸手去捉猴子見有花碧蓮攪往右邊無空逃走那畜生發急用
一跳欲從只花碧蓮頭上跳過不料只四望亭多年未曾修理木
料朽爛灰磚張開花碧蓮同猴子俱隊下來了衆人齊道不好了
吊下人來了花碧蓮從上吊下花振芳同余謙并巴氏弟兄俱皆
京無措花碧蓮自料性命難保只見四五業人之外有一少年人
叫一声還不救人等待何時將身一蹶跳過來將花碧蓮雙手接
住抱在懷中坐在塵埃衆人齊道難得這個英雄不然要跌爲肉
泥花振芳同衆跑過來一看接住花碧蓮者不是別人正是駱宏
勳大爺花振芳謝道難得大爺救命之恩用手摸上花碧蓮口已
無氣花振芳大哭道我見無氣了駱大爺道莫京慌姑娘不過京

唬大甚必無得性命到不要京動他稍停片刻自然醒轉花振方
又用一摸竟還有氣方才改裏作喜道奶上不妨不妨駱大爺真
乃救命的恩人了仰頭朝花奶上說道女兒還有氣你還不下來
在上頭等甚麼那花奶上見女兒上了頂層他說上在二層賴脩
下來他我接捉及見亭角同女兒墜地早唬得皮麻骨酥站立不
住坐二層上發科不住只聽得老頭兒說道女兒有氣方才魂魄
入竅跳下亭來走至女孩兒跟前見駱大爺抱在懷中遂謝了又
謝叫声碧蓮駱大爺是你的恩人回頭看那猴子已跌為肉餅巴
氏弟兄也因知此信都未瞧着有頓飯時箭花碧蓮口中微吐有
氣花老夫婦齊声叫道碧蓮醒上來醒上來駱大爺抱住你了不
然血那猴子一樣又道駱大爺把了這半日遍身流汗了你速也

醒來醒來醒來好叫駱大爺歎息歎息此時花碧蓮已醒了人
分耳中聽得爹娘俱說爹感駱大爺相救已竟抱了這半日又說
他身遍流汗還只當爹娘寬他之心那里就有這宗相巧之事我
今墜下偏上駱公子在此救我竟平着自己身子不像在地上似
乎在人身上般遂暗將眼睛睜開真是駱公子抱在懷中故意
將眼合上只做不醒神睛將身子向駱大爺身上又貼了兩貼正
是 雖然不曾同歡樂 暫臥懷中也動情

駱宏勳同徐松普二人因見花碧蓮母女二人上亭捉猴亦埃
進前來觀望一見了花碧蓮墜下山尖救人要緊那還過得男女
之別四五人後跳過來用手接住花碧蓮有頓飯之時後竟得花
碧蓮身子比先活動些只是將身子貼靠衆目所視之地不由得

滿面發赤說道花老爹令愛有儿分醒轉快尋一張床來抬至舍下温飲些姜湯再爲調養花奶上看見女兒顏色已變過來了亦看見女兒身子貼靠着駱大爺也竟不好意思低上說道見呀此乃人眼閑殺之所不要叫人看出花碧蓮故作始醒之態將身鬆開花振芳單把繩床脩安舖上行李把碧蓮拖上着人先抬赴駱府花奶上同巴氏弟兄四人先隨去了花振芳走至衙北門面內望那二位少年之人說道猴子的主人家把銀子來且說樂極萬看見花碧蓮墜下猴子也跌死心中說道因爲二十兩銀子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子斷送了分厘別要少給他遂停了片時見駱宏勳接住花碧蓮醒轉他就起不良之心向華三子說道我原說他捉住猴子給銀二十兩今將猴子跌爲肉餅豈肯還給銀子與

他華三千道侍他來討時說與他聽便了正在議論之間花振芳
進來要銀子二人同道先前原講過捉住猴子謝銀二十兩今猴
子自墜死非你等捉住還要甚麼銀子花振芳笑道此何言也
適纔小女墜下若非駱大爺接救別有性命之憂雖未捉住非小
女不能捉奈亭角不堅故而一同墜下不然豈不拿住了卽今小
娃子適纔損命我也死別說也只要得你二十兩銀子難道叫你
償命不成這二十兩銀子是要把我的樂鑑萬道我那猴子原價
一百兩銀子我不尋你就是萬幸今反來問我討銀子也罷除了
二十兩之外淨我我八十兩好細細銀花振芳大叫道好痴人
呀你不曉得大爺的利害哩你不知者不造罪今旣對你說了速
七去罷花振芳道放你娘的狗臭馱子屁就是朝中的太子許我

系牛子 卷二
的也要罷我伸開兩手將樂鑑萬華三千捉過來要打樂府家人
大喝一声好大胆的匹夫敢傷我家主人一個七擦掌磨拳候奔
前來正是

惡仆倚眾欺敵寡

好漢隻身捉二人

畢竟不知花振芳可吃他眾之虧否且聽下回分解